

溫熱經緯卷五

海甯王

定州楊照藜素園

烏程汪曰楨謝城

錢塘任源殿華參

方論

甘草湯

甘草

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

合日二服

王晉三曰一藥治病是曰奇方

徐洄溪曰大甘爲土之正味能制腎水越上之火

王樸莊曰自靈素至漢晉宋齊諸古方凡云一兩者以

今之七分六釐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

之汪按唐人之方則一兩當古之三兩雄按鞠通凡引古方輒改定其分兩而輕重甚未當也學者審之

雄按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脈結代聖濟總錄治舌腫

塞口外科精要治一切癰疽諸發及丹石煙火藥發兵

部手集治懸癰直指方治痘瘡煩渴及蟲毒藥毒金匱

玉函治小兒撮口及小兒羸瘦得效方治小兒遺溺皆

以一味甘草爲方妙用良多總不外乎養陰緩急清熱

化毒也

汪按亦兼取和中利水

二桔梗湯

桔梗

甘草二兩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

溫再服曰大引欠則醫之寒變爲熱煩煩飲冷則醫之
鄒潤安曰腎家邪熱循經而上肺不任受遂相爭競二
三日邪熱未盛故可以甘草瀉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竅
不利氣不宣泄也以桔梗開之肺竅旣通氣遂宣泄熱
自透達矣

雄按雖以桔梗名湯而倍用甘草以爲駕馭後人改稱
甘桔湯是矣但須審證而投不可泥爲通治咽痛之方
也黃錦芳醫案求真嘗論及之醫者不可不知

三豬膚湯

豬膚

一斤雄按以豬皮去其肉肥刮如紙薄杭人能造名曰肉鮮可以充饌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

卽是米粉熬

香和令相得溫分六服

王晉三曰腎應斂而肺主膚腎液下泄不能上蒸於肺致絡燥而爲咽痛者又非甘草所能治矣當以豬膚潤肺腎之燥解虛煩之熱白粉白蜜緩中俾豬膚比類而致津液從腎上入肺中循喉嚨復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而上中下燥邪解矣

四黃連阿膠湯

黃連

四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阿膠

三兩

雞子黃

二枚 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

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鄒潤安曰尤氏云陽經之寒變爲熱則歸於氣陰經之

寒變爲熱則歸於血陽經或有歸於血者惟陰經之熱則必不歸於氣故三陰有熱結證不用調胃承氣小承氣而獨用大承氣諸下利證不已必便膿血是其驗也心中煩不得臥熱證也至二三日以上乃心中煩不得臥則非始卽屬熱矣始卽屬熱心中煩不得臥者爲陰虛陰虛則不得瀉火今至二三日以上始見則爲陽盛陽盛則宜瀉火然致此陽盛亦必其陰本虛故阿膠芍藥雞子黃無非救陰之品瀉火則惟恃芩連而芩止一兩連乃四兩此黃連之任獨冠一方而爲補劑中瀉藥

矣

五豬苓湯

豬苓

去皮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各一兩

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

日二

周禹載曰熱盛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無祛熱之力也故用豬苓之淡滲與澤瀉之鹹寒與五苓不異而此易朮以膠者彼屬氣此屬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爲消熱也然則所蓄之水去則熱消矣潤液之味投則渴除矣

鄒潤安曰松之概挺拔勁正楓之概柔弱易搖松之理巖疏楓之理堅細松之葉至冬益蒼翠而不凋楓之葉

至冬遂鮮赤而卽落是其一柔一剛顯然殊致茯苓屬陽治停蓄之水不從陽化者豬苓屬陰治鼓盪之水不從陰化者是故仲景以豬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證曰少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若五苓散則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則不渴者居多蓋渴者水氣被陽逼迫欲得陰和而不能也與之豬苓使起陰氣以和陽化水譬之楓葉已丹遂能卽落也

六大承氣湯

厚朴

去皮炙
八兩

枳實

炙五
枚

大黃

四兩
酒洗

芒硝

三
合

水一斗先煎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

滓內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鄒潤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黃爲大承氣大黃倍厚朴爲小承氣是承氣者在枳朴應不在大黃矣但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朴亦名承氣何也且三承氣湯中有用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黃則無不用是承氣之名固當屬之大黃況厚朴三物湯卽小承氣湯厚朴分數且倍於大黃而命名反不加承氣字猶不可見承氣不在枳朴乎白金元人以順釋承而大黃之功不顯考本經首推大黃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論亢則害承乃制之

義參之則承氣者非血而何夫氣者血之帥故血隨氣行亦隨氣滯氣滯血不隨之滯者是氣之不足非氣之有餘惟氣滯併波及於血於是氣以血爲窟宅血以氣爲禦侮遂連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爲火此時惟大黃能直擣其巢傾其窟穴氣之結於血者散則枳朴遂能效其通氣之職此大黃所以爲承氣也

雄按此余夙論如此鄒氏先得

我心汪按大黃本血分之藥故知此說確不可易

七白虎湯

石膏

一斤

知母

六兩

甘草

二兩

梗米

六合

水一斗

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行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陰獸虎嘯谷風

冷涼風酷暑消神於解熱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體寒得白虎之體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溫甘取其緩溫取其和緩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飲四物之成湯來白虎之嗥嘯陽氣者以天地之疾風名也風行而虎嘯者同氣相求也虎嘯而風生者同聲相應也風生而熱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嘗以此合大小青龍真武而論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蓋謂化裁四時神妙萬世名義兩符實自然而然者也方面若此可謂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慎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汪按飲四物之成湯以下

數行語多支離牽強必宜削去夫白虎湯清熱乃甘雨
非涼風也既備四方之神朱鳥一方何以獨缺且熱劑
而名真武名與實爽矣醫者不能研究醫理乃附會經
義以自文其淺陋甚且衍先天論太極以欺人實則無
關於辨證處方也自明以來庸
醫陋習大率如此學者戒之

八白虎加人參湯 原方加人參三兩煮服同前法

鄒潤安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

虎湯

汪按河溪云無汗二字最爲白虎所忌

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

人參湯主之可見白虎加人參湯之治重在渴也其時

時惡風則非常常惡風矣背微惡寒則非徧身惡寒矣

常常惡風徧身惡寒者謂之表證時時惡風背微惡寒

者表邪已經化熱特尙未盡耳謂之無表證可也然熱

邪充斥津液消亡用栝蒌根生津止渴可也何以必用人參靈樞決氣篇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津爲水陰屬也能外達上通則陽矣夫是之謂陰中之陽人參亦陰中之陽惟其入陰故能補陰惟其爲陰中之陽故能入陰使人陰中之氣化爲津不化爲火是非栝蒌根可爲力矣

雄按朱奉議云再三汗下熱不退者以此湯加蒼朮一錢如神

九黃芩湯

黃芩

三兩

炙

芍藥

各二兩

大棗

十二枚

水一斗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鄒潤安曰或問黃芩湯治何等證其證腹痛與否若腹

痛何以用黃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藥

汪按腹痛因乎熱者甚多謂腹

痛必因寒者前人拘滯之見也

曰其證身熱不惡風亦不惡熱或下利

或嘔腹則不痛蓋芍藥甘草大棗桂枝湯裏藥也以不
惡風故不用薑桂黃芩甘草大棗小柴胡裏藥也以不
往來寒熱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熱故不用人參若不嘔
則併不用半夏生薑至芍藥則並不因腹痛而用以桂
枝湯證原無腹痛也亦不心下痞鞭故不去大棗也又
厥陰篇云傷寒脈遲與黃芩湯除其熱腹中則冷不能
食可知黃芩湯證之脈必數黃芩所治之熱必自裏達

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熱矣然仲景用黃芩有三耦焉氣
分熱結者與柴胡爲耦血分熱結者與芍藥爲耦溼熱
阻中者與黃連爲耦以柴胡能開氣分之結不能泄氣
分之熱芍藥能開血分之結不能清迫血之熱黃連能
治溼生之熱不能治熱生之溼譬之解鬥但去其鬥者
未平其致鬥之怒鬥終未已也故黃芩協柴胡能清氣
分之熱協芍藥能泄迫血之熱協黃連能解熱生之溼
也

汪按前人方解不過望文生義必
如鄒氏諸條始覺有味可咀矣

干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煮

服法同前

鄒潤安曰嘔而脈數口渴者為火氣犯胃不宜加此

雄按章虛谷云生薑性熱僅能治寒不可泛施於諸感

也

汪按傷寒一百十三方用薑者五十七則此味原非禁劑然溫暑證最宜慎用用之不當或致殺人洞溪

謂雖與芩連同用亦尚有害是也又古時未有炮製之法凡方用半夏無不兼用薑者義取制半夏之毒其所以治病者功在半夏不在薑也今所用半夏必先已薑製可不必兼用薑矣後人不察但見古方用薑者不少遂不論何證隨手妄施其中必有誤人而不自覺者戒之

十一 梔子鼓湯

梔子

十四校

香鼓

四合縣裏

水四升先煮梔

子得二升半內鼓煮取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

得吐止後服

徐洞溪曰此劑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按此湯

加減七方既不注定何經亦不專治何誤總由汗吐下
之後正氣已虛尙有痰涎滯氣凝結上焦非汗下之所
能除雄按溫暑溼熱之證每有痰涎滯氣凝結上焦不
必在汗吐下後也既非汗下可除尤忌妄投補劑
經所云在上者因而越之則不動經氣而正不重傷此
爲最便乃不易之法也古方梔子皆生用故入口卽吐
後人作湯以梔子炒黑不復作吐全失用梔子之意然
服之於虛煩證亦有驗想其清肺除煩之性故在也汪
按
欲取吐者
必宜生用

十二一物瓜蒂湯

瓜蒂

二个
剉

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

頓服